

代表风采



日前应邀到重庆,观看了由重庆市川剧院、奉节县人民政府、沈铁梅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推出的现代川剧《江姐》。欣喜之余,不免信笔记下涌上心头的话语。算是真切的感受,如实的记录。

迎难而上 决策高明

阎肃先生编创的歌剧本《江姐》,完成于半个世纪之前的1962—1964年,空政文工团1964年9月4日首演于北京。之后,重庆市川剧院也曾照本改编搬上川剧舞台,由沈铁梅的恩师、川剧大家竞华担纲主演。如今,事隔40多年,为什么又重新拾起,盛装推出呢?这不得不佩服他们迎难而上、听从召唤、勇于担当、决策高明了。

说“难”,是指空政文工团的歌剧版,早已唱响神州,高标矗立,断难企及,更难超越。借一句梨园行的行话,难以再从这里讨生活。事情明摆着:歌剧推出一年里,演出即高达286场,平均一天多一场,扣除行程及装台卸台等因素,几乎不间断地天天演。原创歌剧创立的第一辉煌纪录,迄今未被打破。拍成电影,由歌剧版第二代江姐扮演者杨维忠主演,影响也早就遍及全国城乡。而歌剧版此后也已经五度重排,第一代“江姐”蒋祖娘现在已年逾八旬,另一扮演者万馥香已仙逝。第三代“江姐”金曼1984年推出,1992年以此斩获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四代铁金、第五代王莉等也都光彩照人,广受好评。据说,团里本着传承红色经典的理念,还将第六度、第七度地创排下去,将有第六代、第七代“江姐”面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该剧早已成为民族歌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永葆艺术青春。

评 点

鼓点加帮腔,话剧《苏东坡》吹皱一池春水

由四川人艺历时三载、六易其稿创作演出的古装话剧《苏东坡》近日亮相北京国家大剧院。该剧以苏东坡的宦海沉浮为线索,主要讲述经历乌台诗案被贬后,苏东坡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最终病逝常州的故事。

在舞台呈现上的手段创新,既是该剧首演后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也是该剧最具有亮点的话题所在,由一位川剧“鼓师”和一个川剧“帮腔”组成的男女二人演奏组合,自始至终坐舞台一角,并随剧情的推移时而串场、时而点题、时而咏唱诗词、时而充当音效伴奏,特别是在表现苏东坡与司马光二人同乘的一辆车上就“王安石变法的废与行”展开争论之场景时,川剧“鼓师”在一旁两手翻飞打出的鼓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马车前行的马蹄声效和两人话不投机的情绪与氛围,演至此处时满场观众抱以会意的掌声和笑声,充分说明这种创新的表现手段是成功的。在川剧鼓师和帮腔之外,《苏东坡》一剧还在剧中增设了“串场人”角色,不仅如此,还让剧中的一些诸如传旨官这样的人物随时“跳进跳出”,或对苏东坡善意提醒,或对某个事件来一句针砭。诸如此类的“间离视听”在剧中随处可见,时时可闻,使该剧的演出进程呈现一种古人古事与今人今论同台展现的奇异效果。

在话剧中引入戏曲元素是近年来我国戏剧舞台演出中较为常见的编导思维与实践,这实际上也是传统戏曲现代化与中国话剧转型融合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比如国家话剧院2017年7月在北京演出的话剧《兰陵王》,也将传统戏曲中的锣鼓点和“嬉戏”表演引入其间,并由此造就了精彩的“戏中戏”。而四川人艺的话剧《苏东坡》则把这种引入做得更加彻底和全面。话剧《苏东坡》引入的不仅仅只是戏曲的表现手段,最为难得的是引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原理,戏曲“以桨代船、以鞭代马”的写意表演,也出现在苏东坡与王安石船舱探讨“变法急与缓”、“慢火煮与急火烧肘子”的戏剧场景中,而“景随人移、以一当十”的跨时空和虚拟表演也出现在“东坡耕读”和“宫庭贬官”等场景中。

如果我们把贯穿了话剧《苏东坡》全场演出的川剧小鼓演奏和帮腔当成是川剧锣鼓与唱腔,那么,话剧《苏东坡》就更像是一出具备了唱、念、做、打、舞等戏曲元素的新川剧。

有不少新编戏曲剧目由于引入了话剧写实表现手段而常被称为“话剧加唱”,而新编话剧《苏东坡》能不能因为大量引入了戏曲表现手段而被称为“新川剧”或者“轻川剧”呢?愚以为这

样的尝试与探索是需要的,这对话剧与传统戏曲的交合融合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话剧中加入戏曲元素,无疑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无论是国家话剧院的《兰陵王》,还是四川人艺的《苏东坡》,我们看到的是写实的话剧在引入了中国戏曲传统写意美学表达方式之后,时空转换更加自由,演员表演更加多元,景随人移的舞美更加简洁,同时更具想象意境。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话剧《苏东坡》中过多过于重叠的形式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剧厚实内容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苏东坡人物形象的塑造。观众走出剧场议论众多的是川剧帮腔、川剧鼓师和串场角色等,而剧中的主角苏东坡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色。

其次,两个半小时的演出,更像是一场苏东坡生平的舞台呈现,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苏东坡,其形象和事件在剧中都有涉及但却都如蜻蜓点水,一带而过,离一个鲜明而又赋予感染力的苏东坡舞台艺术形象还有一定距离,如何在有限的演出时间内独特表现一个说不完的苏东坡,是该剧主创们需要下绣花功夫,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元素,并以《浏阳河》的旋律贯穿全剧。其舞台呈现也体现出浓郁的湖湘地域特色,景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戏剧进程中相互呼应,把握音乐剧的造境特征,运用若干“稻丛”的挡片移动等,使时空的切换自然而流畅。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创作历时两年,已在湖南巡演40余场。

(许 堂)

音乐剧《袁隆平》展现“稻田守望者”

3月8日、9日晚,湖南省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袁隆平》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和他的团队成员,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杂交水稻的生命科学,最终获得成功,为全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令人赞叹的贡献。音乐剧《袁隆平》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带领团队成员在坎坷曲折的科研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故事。

舞台上,披着金色月光的袁隆平轻轻绕进麦田。看见眼前长势喜人的麦穗,他欣喜若狂,绕着身旁的耕牛跳起了踢踏舞;他和学生们随和相处,拆了自己的床单搭起“月光蔬菜棚”。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表演形式让袁隆平这一人物形象丰满生动,令观众耳目一新。该剧总导演李雄辉说,音乐剧《袁隆平》由“一粒种子改变世界”切入,平凡中见伟大,凸显出主人公袁隆平的务实肯干与执著求索,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对梦想锲而不舍的追求,值得当代中国人学习。该剧艺术总监杨霞介绍,音乐剧《袁隆平》在叙事结构、音乐风格、歌舞呈现、剧情演绎等方面有所突破创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该剧吸收了湖南民间小调、湖南地方戏曲



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亮相国家大剧院

3月14日至18日,由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多尼采蒂喜歌剧《军中女郎》在京首演。这是继《爱之甘醇》《唐·帕斯夸莱》之后,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三部多尼采蒂喜歌剧,也是国家大剧院开幕运营10年来制作推出的第60部歌剧作品。

多尼采蒂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歌剧创作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罗西尼、贝利尼一起被称为“美声学派三巨头”。在浪漫主义思潮席卷整个欧洲之际,多尼采蒂抓住这个时代背景,创作了许多精彩绝伦的喜歌剧作品,堪称歌剧史上举足轻重的喜歌剧大师。多尼采蒂的歌剧创作富有戏剧性,他擅于运用音乐发展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使音乐在歌剧中的表现与人物紧密结合在一起,细腻而生动地讲述剧情。《军中女郎》讲述了军中女郎玛丽与青年托尼奥之间的爱情波折,剧情诙谐幽默、趣味十足,音乐表现力非常丰富。男女主角的唱段各具风格与难度,剧中著名的男高音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需要在2分钟内连续唱足9个高音C,被称为男高音的“试金石”。

此次上演的国家大剧院版《军中女郎》由意大利歌剧导演皮埃尔·弗朗切斯科·马埃斯特里尼执导,萨比娜·

普埃托拉斯、郭橙橙、石倚洁、皮耶罗·阿达尼、乔瓦尼·罗密欧、刘嵩虎、多丽丝·兰普雷克特、丹妮拉·马祖卡托、王鹤翔、赵登辉等颇具实力的中外歌唱家联袂主演。执棒该剧的意大利指挥家马泰奥·贝尔特拉米此次是首度与国家大剧院合作。马埃斯特里尼以喜剧见长,曾在国家大剧院多部喜歌剧中为观众缔造了难忘的欢乐瞬间。在该剧中,马埃斯特里尼携舞美暨多媒体设计胡安·吉叶莫·诺瓦、服装设计卢卡·达拉尔比等主创团队成员发挥奇思妙想,在舞台视觉上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冰雪场景——雪山、雪地、雪橇、滑雪服等元素的运用,真实生动地打造出瑞士小镇雪山下的美景。全剧不仅沿袭了喜歌剧的传统,同时又具有浪漫主义元素,力求打造一个青春、活力、时尚的氛围,既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也给人以全新的视听享受。

军中女郎之所以动人,除了喜歌剧的幽默氛围外,还有各角色身上展现出的善良人性。无论是养父对女儿的疼爱、母亲为女儿的幸福打破贵族礼教之举,还是纯真的爱情、淳朴的战友情谊,一切都显得温情而动人,让观众在美妙的音乐中感受到人性的真挚光辉。

(王 兔)